

12月3日晚10点,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小剧场内,话剧《门内、门外》的第二场公演结束。观众离场后,演员小高却跑来跑去地找什么,说好像落了东西。“在那个椅子后面,找你的魂!”熊国栋开起玩笑。可当他走到门口,看见道具轮椅没人管时,突然又提高了嗓门:“小高,小高!”剧场空了,没人回应,熊国栋只得自己将轮椅推进去,嘴里念叨着:“道具也不管,这群大二的孩子啊……”

熊国栋,国家一级导演(编剧),南京艺术学院尚美学院教授。作为南京大学文学院2009级艺术硕士毕业生的校外导师,这位66岁的老艺术家再次披挂上阵,亲自指导这群80后、90后排练话剧。他希望,校园这片净土能保留一点振兴话剧的“火种”。

□快报记者 张瑜

# 门内门外的校园戏剧



《门内、门外》之《遗嘱》剧照

## 一部“戏中戏”

伴着停车、开关车门的声音,三位胸佩缎花及“评委”胸牌的评委出现在舞台中央,《评委门》众演员开始登台亮相,《门内、门外》的话剧也算正式开场。

这是一部“戏中戏”。《评委门》与其他七部话剧共同组成了《门内、门外》:主办方组织了一个“喜剧杯”小品大赛,邀请了三位嘉宾做评委,共有七部小品参赛,分别为《小偷与二奶》、《参展》、《遗嘱》、《人质》、《叽叽喳喳》、《幸福背后》和《痛苦的抉择》。七部作品若拆开,又是独立单元。“评委门”的意思体现在话剧最后的部分——尽管三位评委对七部作品各抒己见,甚至吵得不可开交,但最后因主办方偷塞给他们每人一个信封,所以结果“惊人”一致——最佳一名,优秀“双黄蛋”,这也直接映射了现实中很多颁奖评奖的“门”现象。

《门内、门外》是南京大学文学院2009级艺术硕士毕业生谢颖与刘文雯的毕业作品。作为谢颖和刘文雯的毕业作品导师,熊国栋对这部毕业大戏进行了全程指导。

12月3日晚,看完两个多小时的表演后,观众们议论起剧本设计的独具匠心。尽管有些演员的表演还稍显青涩,但作为大二首次登台的非专业演员,他们的表现依旧可圈可点。观众们评价不错,不过,作为《门内、门外》两位导演谢颖、刘文雯的导师,熊国栋却对当晚的演出不太满意,他甚至抛出“勉强及格”的评价。

“三位评委今天完全没演出来,台词掉了好几句。”演出结束后,熊国栋说。“你们的表现——好了,今天我不说了……明天记得下午三点,别耽误。”说罢,熊国栋转身离开。

## “看戏其实是在看自己”

在《门内、门外》的宣传册扉页上,熊国栋这样写道:“门内有故事;门外也有故事/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(她)也知……/这世界/多风光更替蒸发,唯有故事从不缺失。”

这到底什么意思呢?熊国栋解释说:“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些门内门外的故事,观众们不一定非得看编剧提供怎样的结局,因为每个观众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故事。”说到底,每个人看戏其实都在看自己。他说,“也许每个人都有非常倒霉的经历,可是看小偷和二奶这两个非常倒霉的人之后,你是否有种不吐不快却又难以言说的感觉呢?这就是我们希望让你思考和回味的。”

至于这部《门内、门外》的主题,熊国栋说就是简单的两个字:人性。“反映人性其实是回溯到了南京大学文学院的老传统。”他说,文艺与政治应该是朋友关系而非奴仆,话剧要如实反映生活、从人性角度切入生活,而不是粉饰生活。

《门内、门外》中有一出短剧叫《痛苦的抉择》,讲述了一位农民工的故事,民工富贵被查出患尘肺病,就打算瞒着妻子不看病,而是去个很危险的矿上挖煤,他想在有生之日多赚点钱留给妻子和孩子。看出话剧时,记者发现角落里的几名农民工观众不时议论几句,抑或露出会心的微笑。

演员谢颖时,几位农民工拼命地拍起手来。记者上前询问一位民工兄弟,台上演民工的演员像不像。“怎么不像,简直太像模像样了。”这位民工兄弟咧开嘴笑了,他说台上的小伙子演得很好,他身边有这样的家庭,看他们就像在看自己身边的故事一样。

## 话剧市场每况愈下

2日,《门内、门外》首演,20元一张票,能容纳300人的小剧场爆满,可3日晚却只有70%的上座率。能解释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,话剧对大学生的吸引力远不如舞会等其他休闲娱乐方式。

熊国栋和谢颖都认为,从南大仙林校区小范围人群对话剧的态度,可以小见大,看出整个南京的话剧市场到底怎样。“我用商业模式运作,想看看校园话剧用商业运作手段进行到底能达到什么效果,继而检验话剧在南京的商业运行情况如何。”谢颖说,从目前来看,虽然20元一张的票价学生们可以接受,但愿意看话剧的人却不是那么多。

这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南京的话剧市场火爆简直不可同日而语。“那时票价才四毛、五毛钱一张,虽然老百姓手里没多少钱,可他们都愿买票进剧院。为什么如今出现如此尴尬寥落的情况?”熊国栋说,《评委门》的台词是他写的,他用评委们的争论解答了这个疑问。“文化界演艺界全都变成娱乐界啦,不是莺歌燕舞就是浅薄、畸趣加速效,为什么?明摆着的嘛,为了收视率票房,钱!”

《评委门》中还有这么个情节,棒球帽评委说:“有人调查过,一个现代城市,人均收入在3000元,人们忙着解决温饱;在5000元时人们要买书,而在8000元时人们就要看戏咯……”

熊国栋认为,哪怕中国的经济发达,很多城市人群已经能赚到8000元了,可他们要面临房贷、车贷、养育下一代等问题,这就导致很多人没有多余金钱、精力和心情去花钱买票,安静地在剧院坐两个小时欣赏一部话剧,“现代社会很多人都太浮躁了。”

## “再凉的剧也总会有人惦记”

谢颖读研期间的研究方向是艺术管理,他坦言正在公司从事文化投资方面的工作,参与的项目都商业化运作。

“我教的很多学生,有的去了报社,有的去开婚庆公司,干什么的都有,大多数人没在话剧行当里混。”熊国栋说道。

他坦言自己现在很喜欢目前教书育人的工作,这份工作的重要意义其实就是“把根留住,把文化的根、人文的根、话剧的根都留住。”在熊国栋看来,想让话剧市场重现当年的繁荣是不太可能,可是把话剧的根留住,那就还有希望。“说完全不盼着话剧的繁荣那是假话,梦总是要做的,我经常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鼓励自己,我们至少还保持着梦想,过着简单的生活,学会关爱生命就好。我们话剧能做到这一点,我就不悲观,有所希冀了。”

熊国栋坦言,“虽然我说‘再火的戏,总是不看的比看过的多’,可还有一句话就是:‘再凉的剧也总会有人惦记。’”

## 熊国栋的话剧实验



1960年9月至1965年8月于原江苏戏曲学院话剧(60)班研习表演(大专)毕业后分配至江苏省话剧院从业演艺。

1980年9月至1982年8月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专修(80)班攻读导演,毕业后回江苏省话剧院正式任导演(兼编剧)。

话剧《路在你我之间》编(合作)、导,剧本发表于《钟山》,获江苏戏剧节优秀编剧、优秀导演奖。

1983年的元旦,经过紧张的排练,由熊国栋自编自导的《路在你我之间》在东风剧场上演。这出以失业青年寻找出路为基本情节的话剧,颠覆了以往的戏剧形式,推倒了演员和观众之间的樊篱,像一股春风吹进了观众的心。结果,此剧大获全胜,连演了六七十场,场场爆满。《路在你我之间》在业内也受到广泛赞誉,它与当时席卷北京票房的《绝对信号》并称为“北绝南路”。

1980年代是中国话剧的黄金年代,也是熊国栋的创作黄金期。继《路在你我之间》之后,他又接连执导了《十五桩离婚案》《预测灵魂》,改编并执导了莎剧《爱的徒劳》、奥尼尔的代表作《天边外》。这些充满创造力的作品,奠定了他江苏重要戏剧家的地位。



《门内、门外》之《人质》剧照



《门内、门外》之《小偷与二奶》剧照



《门内、门外》之《评委门》剧照